



20 世纪罕见的天才巨著

推十书

导
读

蒙文通 萧蓬父 庞朴等◎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推十书「增补全本」类聚丛刊

陈寅恪——鉴泉先生乃20世纪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

梁漱溟——推十书读之惊喜，以为未学有！

蒙文通——吾读刘先生书，叹未曾有，足以开人心目。其识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萧蓬父——推十书撰著宏富，创获甚多，且惟思明辨，不随波逐流，通过中西古今文化的异同对比，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理范畴可觐交融互补的契合处。

李学勤——刘鉴泉先生融通四部，成就卓异，推十合一，先生当之无愧。

刘大钧——推十之学，天纵英才，目击道存，文到心通。

唐君毅——推十书虽流传未广，然读其书皆服其博学与卓识。

庞朴——刘咸忻知言论世，明统知类，于执两用中、秉要御变之方法论方面，尤有独特贡献。推十书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可多见的学术珍品，值得仔细玩味。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世纪罕见的人才巨著

推十書

導讀

蒙文通 萧楚父 庞朴等◎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推十書「增补全本」类聚丛刊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推十书》导读/蒙文通、萧蓬父、庞朴等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39-4091-8

I. 推… II. 蒙… III. 《推十书》—研究—文集 IV. Z4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767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周 明

《推十书》导读

蒙文通、萧蓬父、庞朴等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260mm×185mm 1/16 印张 16.375 字数 285 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4091-8

定价: 30.00 元

<http://www.sstlp.com>





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

天下第一
 羅氏
 管攝
 是
 白
 家

德性
 以
 沈
 香
 與
 劍
 為
 第一

鑑泉先生墨迹

雲煙物態論今昔

贈東尊先

雅命

風雨心期閑晦明

劉成炳鑑注

惟用法律自繩已

出瑞興家紙書

定必為促為人執

黃鈞



总序

段渝*

清末民初及民国前期的中国学术，如果抛开汉学宋学之争及新学旧学之争的成见，仅就留誉于中国学术史而有大师之称的学者而言，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首当其冲；如果分别学科而言，那么，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可谓大家辈出，名垂青史。而学思独运、称为“一世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则以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 20 世纪中国卓立不群的国学大师”。^①

刘咸炘先生（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即有著述，青年而为塾师，与友人蒙文通先生等在成都共创敬业学院，任哲学系主任，后受张澜先生亲临顾聘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终生不离教席，而潜心于国学研究，登堂入室，达到国学研究的极高境地。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来源大致有三：一曰槐轩（刘沅），一曰实斋（章学诚），一曰西学（要在西方哲学思想），而以国学为内核，以西学为参较，纵横发挥，相得益彰。其治学方法论，则独创新宗，曰：执两用中，故以“多算一箸”^②，而“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③其治学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所谓“史学”，其旨趣在于：“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可也。”^④由史学而入“社会科学”、“人事学”（即今人文学），足见刘咸炘先生所涉学术领域之广博，几乎遍及哲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方

*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① 萧蓬父：《〈推十书〉（增补全本）前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

② 刘咸炘：《推十书·中书·道家史观说》。

③ 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载《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学抉原》。

④ 刘咸炘：《推十书·中书·道家史观说》。



志学、校讎目录学、书学等领域。所著《推十书》，乃其平生论著的总集，都 231 种，合 475 卷，计 800 余万言，鸿篇巨制，时所罕见。此著深入中国学术根底，融通西方学术思想，生发文化自觉，执两用中，推十合一，创新学术，不特为国民群贤所难企及，且可谓登峰造极，一人而已。*

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重点力量，积 5 年之功，精心整理《推十书》（增补全本），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之一种。全书 20 册于 2009 年 1 月由上海图书馆所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对《推十书》的研究，深入发掘“推十学”这座无尽宝藏，我们特将《推十书》（增补全本）析为若干种，以类相从，相聚成编，合为“类聚丛刊”，以供各界研习之需。

应知识界朋友的约请，我们首先选编了《道教征略》（外 14 种）、《〈推十书〉导读》两种^①，作为《〈推十书〉类聚丛刊》的首批出版书目。《道教征略》是刘咸炘先生研究道教流派和传承，系统整理道教经书目录的重要著作，是当代道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读书。《〈推十书〉导读》收录了学术界研究《推十书》的主要成果，作为各界研究《推十书》的重要参考。《导读》作者中，蒙文通、萧蓬父、庞朴等先生，均为当代学术大家，名响学界；其他各位作者，亦大抵卓然成家，各篇并属力作。相信《道教征略》和《导读》诸篇，可以为各界朋友提供《推十书》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2009 年 11 月 20 日于成都

* 编者按：着重点为编者所加。下同。

① 《〈推十书〉（增补全本）（增补全本）类聚丛刊》分别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诚教授和我主编。



目 录

总论

评学史散篇	蒙文通 (1)
导 言	萧萐父 (9)
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	萧萐父 (16)
刘咸炘先生传略	刘伯毅 朱炳先 (20)

哲学

一分为二，二合为三 ——浅介刘咸炘的哲学方法论	庞 朴 (27)
汇通古今兼融中西	李 诚 (32)
刘鉴泉先生经学思想导读	欧阳楨人 (35)
刘鉴泉先生的“人道”思想导读	欧阳楨人 (56)
刘鉴泉先生的《〈大学〉〈孝经〉贯义》	欧阳楨人 (65)
孟子在《推十书》中的地位	欧阳楨人 (80)

史学

察势观风	蒙 默 (95)
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刘复生 (97)
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刘复生 (106)
刘咸炘与浙东史学	栗品孝 (115)

道学

刘鉴泉先生《道家史观说》述评（提纲）	萧萐父 (125)
--------------------------	-------------



刘咸炘先生的道学研究 詹石窗 (127)

易学

天才学者刘咸炘易学导读 汪启明 (139)

《推十书》对老子与孔子的整合与重塑

——《周易》思想在《推十书》中的作用 欧阳楨人 (158)

文化

“塾师”与“教授”之间的困惑

——刘咸炘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危机 周 鼎 (167)

文献学

刘咸炘论辨伪学 汪启明 (181)

刘咸炘小学思想述要 李小婧 (192)

书学

大学者·大书家 杨代欣 (201)

文学

以风救骚，以骨救肉，以狭救广

——论刘鉴泉先生的诗歌创作 欧阳楨人 (213)

附录

《推十书》编辑缘起及整理说明 施 维 (227)

《推十书》增补全本·总目 (235)

《推十书》(增补全本)全书目录 (236)



评学史散篇

蒙文通*

双流刘咸忻（鉴泉）先生年未四十而歿，著书已百余种，先生于宋、明史部集部用力颇勤，《史学述林》《文学述林》两著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张孟劬先生所称为目光四射、如球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先生歿已三年，余始于燕市获见此册，犹封存印书局，尚未流行。其书首《唐学略》，次《宋学别述》，次《近世理学论》，次《明末二教考》，次《长洲彭氏家学考》。前二篇最宏大杰出，第三篇立论殆别有旨，末二篇备言近世宗教史之故，事亦最奇。五篇近五万言，蒐讨之勤，是固言中国学术史者一绝大贡献也。

中国学术，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魏晋之故，迩来注意及之者已多，而晚唐、晚明之故，则殊少论及。先生于唐推韩愈先后及并时之人，以见古文流派之盛。由因文见道之说，而寻其思想，以见孟、荀、扬雄、王通所以为世尊仰，而佛老所以逢诃斥，六朝唐初之风，于此丕变，以下开两宋。凡表见二百三十人，师友渊源及其讲学义趣，若示诸掌，则唐学于此可寻，信可谓绝伦也。

考李舟《独孤常州集·叙》曰：

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溯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李岑）尝因讲文谓小子曰：吾友兰陵萧茂挺（颖士）、赵郡李遐叔（华）、长乐贾幼几（至），洎所知河南独孤至之（及），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40年代复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首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著有《蒙文通文集》1-6卷。



与此篇所举独孤作《李华中集序》、梁肃作《李翰集序》同以萧、李、贾、独孤并称，信四家为天宝以来文学之巨擘，实唐古文家之公论。此篇揭橥四家，诚得纲维。又益之以李华《三贤论》，而冠元、刘二家于首，以示先河，尚不为赘。持此以嘲论文者徒举韩、柳，固足以破数百年来选家之庸昧。然既曰唐学，似不必侧重于文，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古文）。由新文学之流派以见一般新学术之流派则可，惟论新文派以及其思想，而外一般新学术，将不免于隘。唐之新经学、新史学，其理论皆可于古文家之持说求之，是固一贯而不可分离者。吕温学古文于梁肃，肃学于独孤及，梁肃而下，由韩愈而皇甫湜，而来无择，而孙樵，其渊源可谓盛也。温之《与族兄臯请学〈春秋〉书》，此可代表一般古文家对于经学之意见，亦即一般新经学之标的。温书曰：

儒风不振久矣，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作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魏晋之后，其风大坏，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荡然莫知所措，则我先师之道，其陨于深泉。是用终日不食，终夜不寝，驰古今而慷慨，抱坟籍而大息。小子狂简，与兄略言其志也。其所贵乎道者六：其《诗》《书》《礼》《乐》《大易》《春秋》欤？人皆知之，鄙尚或异。所曰《礼》者，非酌献酬酢之数、周旋裼裘之容也，必可经乾坤，运阴阳，管人情，措天下者，甘愿学焉。所曰《乐》者，非缀兆屈伸之度、铿锵鼓舞之节也，必可以厚风俗，仁鬼神，熙元精，茂万物者，某愿学焉。所曰《易》者，非揲著演教之妙，画卦举繇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观化元，贯众妙，贞夫一者，某愿学焉。所曰《书》者，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异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补大政，建皇极者，某愿学焉。所曰《诗》者，非山川风土之状、草木鸟兽之名也，必可以警暴虐，刺淫昏，全君亲，尽忠孝者，某愿学焉。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此于非圣人所论，不与于君臣父子之际，虽欲博闻，不敢学矣。

斯旨也，古文家对六经之旨，亦即新经学派之旨也。所谓新经学者，啖助、赵匡、陆质之徒是也。凡新经学皆与古文家师友渊源相错出，力排唐初以来章句之经学，而重大义，故温复学《春秋》于陆质。《萧颖士传》：“于是卢异、贾邕、



赵匡、柳并皆执弟子礼，以次受业。”而陆质即学于赵匡，匡又学于啖助。啖、赵、陆以《春秋》鸣，而萧颖士，独孤及、梁肃、吕温以古文鸣，其师友渊源之相密接如此。《新唐书·儒学传》言：“啖叔佐善《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旧书》：皆为异儒）。大历时助、质、匡以《春秋》，施士句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萑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殆皆唐之异儒也。啖、赵之于《春秋》，亦卢仝“《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意也（宴群从卢庇受啖氏《春秋》）。萧颖士亦明于《春秋》者也，施士句以《诗》，亦以《春秋》，文宗所斥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者也。刘轲善古文，其从寿春杨生，生以传《书》为道者也，而轲亦著《三传指要》。韦处厚学古文于许孟容，孟容者，传父鸣谦之《易》学，韦处厚复学经于刘淑，淑为禹锡之父，禹锡称为先仆射者也，而禹锡亦以文鸣。若樊宗师之作《春秋集传》，苏源明之传《元包》，此古文家也，而为新经学者。下逮陆龟蒙犹以古文后劲宗啖、赵《春秋》。宗经复古者，实唐古文家之标的，故新文学与新经学同为气类，而下启柳开、穆修、孙复、刘敞，故古文家言文必曰“取之六经”，再则曰“效扬雄、王通之辞”，唐之异学固古文之贤也。若萧颖士又以《春秋》之法施之于史，编年盛而褒贬义例之说兴。颖士《与韦士业书》曰：“孔圣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辞以示褒贬，惩恶劝善。有汉之兴，旧章顿革，纪传乎分，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笔削之文废矣。仆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新书·萧颖士传》称：“颖士谓《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为训，撰编年依《春秋》义例，书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杀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此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萧梁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法《春秋》之黜陟褒贬，此固新史学之标的也。刘轲亦曰：“自《史记》《班汉》以来，秉史笔者余尽知其人也，余虽无闻良史，至于实录品藻，增损详略，亦各有新意，常欲以《春秋》条贯，删冗补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柳冕亦曰：“司马迁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应例以明之，故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盖自是以来，义例褒贬之说盛，陆长源、沈既济之徒，皆以义例言史。而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亦即沿颖士以兴，下逮于宋欧阳修、



苏轼、陈思道《正统论》继之。义例之说，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记》，尹师鲁《五代春秋》，吕夏卿《唐书直笔》继之。编年之体，自此遂以大盛，非复唐初专师《汉书》之风。此类作者，亦皆古文家也。柳冕者柳芳之子，而柳并、柳谈之宗，亦源于萧颖士，柳镇亦其族，而宗元者又镇之子也。此皆明新史学之与古文家为辅车相依。至孙甫、苏洵、司马光而褒贬正闰之说以息，此新史学之又一进也。有唐之古文以反六朝之俚体，而开宋之古文，有唐之新经学、新史学以反唐初正义、五史一派，而下开宋之经、史学，其义一也。此义似不可忽。

若刘先生又谓：

退之于学术诚有变革之功，然其学实枵浅无可言。综其议论，不过三端：一曰矫骈俪之习而倡古文，二曰矫注疏之习而言大义，三曰惩僧道之弊而排佛老。退之之言孔子传之孟子，孟子纯乎纯者，荀与扬大纯而小疵，似专宗孟而实不然，诸人于孟子之旨固多不明。

斯言亦为稍过，退之论不二过，突心于诚明之说，欧阳詹从而申之。退之论性三品，皇甫湜从而申之，皆以益遽。至李习之《复性书》三篇，已足以启千古之长夜，与伊洛之旨，犹响斯应。溯而上之，陆质之《删东臯子集序》曰：“亡所拘而迹不善教，遗其累而道不绝俗。”斯固直内方外之旨，合道器于一，盖已确有所立。下迄皮日休、陆龟蒙，其视孟子固不与荀、扬同科，皇甫湜尤揭性善之旨，谓与经合（惟杜牧之说颇是荀卿，两家皆出于三品说）。而独大历以还，于义理之说，概乎无闻，则忽于陆质、李翱以来之文之故也。大历以来，论天、论《易》、论性、论诚，实以《中庸》《孟子》为中心，信可谓已知所讨论，下逮欧阳，于《复性书》曰：“此《中庸》之义疏耳，不作可焉。”则唐人之意，至宋不能尽识者有之，而概以枵浅目之，未免过苛。由《孟子》性善而及于《中庸》诚明，已不可谓以肤末，所未逮于伊洛者，尚未及《大学》诚意之旨耳（程、朱以大学有错简，是犹未尽《大学》之旨，阳明主古本，盖《大学》“意”之一字，至姚江良知之说而后明）。若以其不尽得孟氏之旨而少之，则自刘轲《翼孟》、林思慎《续孟》以来，及于宋冯休《删孟》、司马《疑孟》，苏轼、李觏，尚多非辨七篇，即尊信孟氏若王安石，学之深淳如两程氏，于孟氏亦未能尽同。北宋一代实无纯同于孟氏者，下至晁以道、余允文而争议始息。南渡以来，然后于七篇无异辞，故相反若朱元晦、唐与政，而于孟氏不容有一言之出入则无不同，是又乌得以不尽同孟氏为唐贤病（窃谓孟、荀并论为未得孟氏，及于《中庸》诚明而专尊孟氏，为韩愈以来一进境，至贾同责荀，而其义始大畅耳，又至南渡及笃信孟氏以绌扬雄、



王通，则视北宋又别，是皆学术发展之阶段，未可忽者）。若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曰荀、扬大纯而小疵，一再言之，斯岂无据而偶焉为是说耶？知其师友之间，玩索六经之际，固已悠然以会于心，而有默然以相启者也。故唐之古文家曰文以载道，自有其所载之质，而后形之于文，非徒因文以见道也。犹有进者，宗经复古，崇仁义，宗孔、孟，贵王而贱霸，其事犹非一朝夕所能及也。自尹知章遍注《老》《庄》《管》《韩》《鬼谷》（见本传），赵蕤《长短经》纵横儒法自成一家，他若来鹄之于《鬼谷子》，皮日休之于《司马法》，韩愈、柳宗元之于《墨子》《列子》《荀卿》《鬼谷》，皆尝出入，杜牧于《孙子》，杨倞于《荀子》，卢重玄于《列子》，其议论尚可寻，至《唐书》志、传所载贾太隐、陈嗣古于《公孙龙》，胜辅于《慎子》，而杜佑于《管子》，陆善经于《孟子》，皆为之注，而《太玄》《法言》，注者尤多，是皆反六朝隋唐传统之学者，亦先乞灵于晚周百家之说，稍进而儒家之说，孟、荀、扬、王之说乃独显，而孟始特尊。由先有解放之运动，而渐辟新途，于是经史文学，迥与昔异，而义理之旨乃隆。至《隐书》《谗书》《两同书》《化书》《素履》《无能》《伸蒙》《续孟》，皆足见解放之风，与渐入于孟氏之域，波澜之阔，虽似不及魏晋，而研精反约，主《中庸》，尊《孟子》，若又过之。

刘先生析《唐学略》为二章：（一）《古学者略表》，大体就古文一家论，似失之隘；（二）《实学略论》，忽于唐之新史学未得其要，则泛及于唐初五代史，并三史注，元行冲《老》《庄》之注，及《三教珠英》之类，下及苏冕《会要》，斯皆无与开天、大历之风气。似初本由论唐文，以渐及其他，故二章不相应，而于唐人学术体系翻有未融，斯殆由刘先生深恶编年义例之说，而笃信道家之言，故忽唐之新史运动（《史学述林》言：“北宋史家著史，皆有所长，然于史学皆无所论说。”此即由刘先生忽视唐人史说而然，一究唐之新史学，而北宋史家之意了然无待论也，吾已别于《宋代史学》详论之），不喜人排佛道。故卑视唐人之思想，是或一蔽也。要之，曹爽之难，而何宴、丁谧皆及于祸，王叔文死而吕温、陆质、刘禹锡、柳宗元皆败，是皆欲以新学术运动为新政治运动，与清之戊戌变法事同一辙。叔文于数月间召陆贽阳城，而罢德宗秕政（免进奉，蠲诸色，罢宫市、五坊小儿等），其锐然自诩，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其自任者重，亦以所挟者贵也。乃不幸而败，而史氏以丑词诋之，斯亦有待于连类辨证者也。

大历以还之新学虽枝叶扶疏，而实未能一扫唐之旧派而代之，历五代至宋，风俗未能骤变也。旧者息而新者盛，则在庆历时代，然后朝野皆新学之流，五季宋初，新派学者，皆在草野，若孔维、邢昺、杜镐、舒雅之校撰群经正义，刘煦、薛居正之撰《旧唐书》《五代史》，文则四六，诗则西崑。《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文怨英华》之集，皆旧派也。盖沿《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之风。朝列所登，多吴、蜀旧臣，显途皆属旧派。而唐以来之新派，皆潜伏无声华。种、穆、柳、孙既皆肥遁，而隐居以经术教授者尤多，研几则以《易》，经世则以《春秋》，此固源于唐之新学者也。陆游曰：“《易》学自汉以后浸微，宋兴有酸枣先生，以《易》名家，同时种豹林亦专门传授，传至邵康节遂大于时。”《东都事略》言：“王昭素，酸枣人，著《易论》三十篇，李、穆而下，有闻于时者，皆其门人也。子仁，亦有潜德。”晁公武言：“昭素隐居求志，行义甚高。”赵汝楳言：“《易》灾异于西汉，图纬于东都，老、庄于魏晋之交，赖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诸儒挽而回之。”则酸枣先生于《易》学所系之重也。陈振孙言：“皇甫泌著《易解》，其学得之于常山抱犊山人，而萧阳、游中传之，山人不知名，盖隐者也。”《东都事略》言：陈抟不乐仕进，隐居武当。又言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闻陈抟之风往见之，张齐贤称放隐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励风俗。又言穆修师事陈抟，而传其《易学》，方是时学者从事声律，未知为古文，修首为之倡，其后尹源与弟洙始从之学古文，又传其《春秋》学（《宋史》言：苏舜卿辈亦从修学《易》）。又言：“高弁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陈振孙言：“王洙著《周易言象外传》，其序谓学《易》于处士赵期。”文彦博言：“武陵先生龙君平，陵阳人，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门却扫，开卷自得。”范仲淹言：“岷山处士龙昌期，论《易》深达微奥。”是见宋初新学诸儒，守唐人异学，皆避世无闷，风操峻远。邵雍、胡瑗、孙复，何莫非幽栖严穴，潜心道微，然后能光大其途。流风既广，而后能去千载之弊，一洗空之。初宋以还，其人既众，其学亦博，若舍《易》《春秋》之传而专说陈抟、刘牧、周、邵之渊源统系，则似宋初之学唯《太极》《先天》《洛书》《河图》之传耳，将转有伤于柳、穆之宏大，其所表见者八十余人，亦将暗然无光矣。盖自唐季以来，学术猥鄙，风俗颓薄，宋兴尚未能革。刘先生言“庆历以前先沿南而后则沿北”者，实先之显学与后之显学有殊，非北之寇、晏学南之王、钱、南之欧、曾、王、苏学北之柳、穆、孙、石，经五季之乱，文章在南，晏、寇一仍旧贯耳。庆历以后新派勃盛，无南北皆新派也。李方叔《师友谈记》：“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瑗、孙复。”柳、孙一派，殆至欧公而后显。自是以还，政治学术，皆焕然一新，涤荡汙蔓，拔一世于清正之域。自天宝、大历以来发其端，至庆历而后盛，中间埋没无闻者不知凡几，其仅存者，而说学术史者（黄、全《学案》）、文学史者（诸古文选本）又不道及，非鉴泉先生之博学笃志，则宋之学将莫知所以始，而唐之学莫知所以终，则此区区两表，于文化史之贡献，亦云伟矣。

至论吕学、王学、苏学三篇，于考核渊源，皆极明备，所益者多。论吕学颇